

《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文学类》推荐书目

中学生文学阅读必备书系

高中部分

棋王

QI WANG

阿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文学类》推荐书目

中学生文学阅读必备书系

高中部分

棋王

QI WANG

阿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棋王/阿城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中学生文学阅读必备书系)

ISBN 978-7-02-010224-2

I. ①棋… II. ①阿…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2654号

责任编辑 刘 稚

责任印制 张文芳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00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4.375 插页1

印 数 1—8000

版 次 2014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24-2

定 价 1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本着“体现核心价值,培育现代公民;关注当下生活,培养阅读习惯;立足开放多元,践行立体阅读”的理念,2013年4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北京语言大学、《中国教育报》、商务印书馆联合发布了《中学生阅读行动指南》,意在提供一个开放式、兴趣性阅读的平台,拓展青少年的阅读视野,增强其课外阅读能力,让阅读真正成为一种“行动”。书目分初中、高中两部分,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科学、社科、艺术、博物七个领域,所选人者均为相当有分量和代表性的作品。该书目的“文学”部分,重在“促使学生对社会与人生进行全面的观察、细腻的体味、深入的思考,并在丰富的审美体验中润泽文字、涵养心灵”,以及“引导学生发现更广阔、多元的世界,在丰富的情感体验中,培养朴素、务实的文风,提升思维能力”。文学关乎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成长,可以为青少年价值观的培育、人格的塑造、审美素养及语文能力的提升,提供有益促进和参照,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为此,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学生文学阅读必备书系”,其书目均为“指南”所推荐。为了帮助学生阅读,我们在每部名作的前面都附上一篇导读文章,深入浅出地介绍了该书的有关情况。相信这套书一定能够成为中学生朋友们的良师益友和家庭的必备藏书,并成为同学们“新阅读实践”的重要平台。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一三年五月

导 读

阿城的“三王”系列包括《棋王》《树王》《孩子王》，是他小说的代表作。作为“寻根”文学的旗手之一，阿城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坛上是个光芒四射的人物，他的《棋王》曾在文坛卷起一股“旋风”。阿城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独特存在，他的小说有着迥异于同代作家的风格与特色。如今，我们回首汗牛充栋的“文革”题材小说，“三王”依然散发出与众不同的超然气质。

它们的与众不同，首先得益于其独特的切入方式。同样是处理“文革”记忆，阿城没有选择重大题材“正面强攻”，而是从低层平凡人物的小故事入手——《棋王》从下棋的故事入手，《树王》从伐木的故事出发，《孩子王》则从教书的故事切入。出人意料，以小见大。王一生（《棋王》）作为知青，却既没有满怀的革命激情和战天斗地的干云豪气，也没有夭折和幻灭的美好理想。他出身贫寒，父母文化水平很低，收入也不高，全家人过着“半饥半饱日子长”的生活。上山下乡对于王一生而言，是他的物质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他由吃了上顿无下顿的生存困境转入了每月有二十几元工资的“小康”生活。他被人称作“呆子”，除了下棋，他只关心“吃”的问题，然而他的这种关心仅仅停留在吃饱的层面，哪怕是在有了富余的工资之后，他也不在乎多余的享受，基本的“吃”在他这里达到了生命哲学的某种高度。小说对王一生吃饭的细节描写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他简

直将整个生命的力量都用在了每一个“吃”的动作里。王一生对饥饿的理解,是脱离了那个年代的人所难以想象的。肖疙瘩(《树王》)膂力惊人,似乎对农村里的各种活计都很在行,却和树木一样不善言辞,仿佛村里所有的苦活累活都属于他。《孩子王》里的“我”只是一名普通的知青,忽一日突然被从生产队调到学校里教初三学生,但他仍然说粗话,也会舍不得自己小小的锄头和刀,总之和其他知青几乎没什么不一样。

但是,在平实的现实主义笔法之上,阿城又乐于对故事作某种浪漫化的处理,因而,平常的故事具有了戏剧性,平凡的小人物被赋予了传奇色彩。王一生的另一个身份是象棋天才,罕逢敌手,远近闻名。他对象棋的喜爱到了痴迷的程度,常常忘了身外之事,因此被人称为“棋呆子”。但是他下棋没有任何功利目的,既不为了挣钱吃饭,也不是为了赢得好的工作。某种程度上,下棋和吃饭,对于他的生命来说并无二致,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王一生的“呆”有一种大智若愚的哲人风范。小说最后他一人独战九人,可谓传奇,然而场面并没有胜利的热烈,反而充满了壮烈色彩。肖疙瘩曾是一名侦察兵,在抗战中立下大功,因为偶然违反军规被下放,成了山沟里的无名英雄。他发自内心的爱护着这里的树林,而在下乡的知青们眼里,伐木是他们革命的一种方式,神圣不可侵犯。肖疙瘩不理解,但从来只是沉默,直到某一日知青们的刀指向了山顶上仅剩的那株硕大无朋的古树。当他们走到树下时,发现肖疙瘩屹立在那里保卫着古树,身体仿佛与树干融为了一体。这时通过书记之口,大家才知道,所谓的“树王”不是指这棵古树,而恰恰是肖疙瘩本人。但古树最终还是被砍掉,整座山头被烧成一片火海,强壮的肖疙瘩迅速病倒老去了。《孩子王》里的“我”初到初三的教室时,发现孩子们的语文课学的一直是社论性的课文,事实上他们连基本

的认字书写能力都不具备。“我”于是撇开课本,教他们如何实实在在地学会写清楚生活中的事情。然而因为“不教课文”,“我”很快被重新调回生产队劳动,“我”充满悲壮却不乏成就感地接受了这份处罚,并把唯一的一本字典送给了最欣赏的一名学生。小说里,“我”特立独行的教学方式,不仅仅是对孩子们文字上的启蒙,更是精神、人性上的启蒙。不教灌输式的课文,显示了一种抗拒,“我”并非不知道其中的危险,但依然义无反顾。

因此,“三王”里的每一个小人物都有一种超脱于现实的气质,拥有超于常人的清醒的时代认识:王一生仿佛穿了透明的“隐身衣”,周身的苦难、物质精神匮乏似乎都与他无关;“树王”肖疙瘩仿佛一棵无言的古树,对于“武斗”式的革命,他说不清,却看得最明白;《孩子王》里的“我”,他的教学方式,不但是疯狂年代里对人性的坚守,更有直面真实的勇气。

阿城的小说有一种奇特的魔力,让人越读越着迷。他擅于在庸常的故事里设置悬念,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布下机关,勾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树王》开头不久就埋下“树王是谁”的伏笔,村委书记对此明显地欲言又止,紧接着小说很快又布下了“那棵古树就是树王”的阅读陷阱,直到最后才突然揭开谜底,从而创造了一种很好的阅读效果。

另外,阿城还拥有过人的细节描写功力,叙述语言、情感上十分注意节制,沉得住气。精彩的刻画,往往能赋予庸常的细节以崇高的诗意。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棋王》里关于王一生吃饭的动作描写,如上文所述,仿佛整个生命的力量都融在其中。又比如肖疙瘩站在树底下护树的场景,让人感觉“树王”真的和树干融为了一体,成了树的一部分,他也是从生命深处在守护着树林,因而此刻的悲剧才具有非同一般的震撼力。

当然,阿城的小说尽管故事层面晓畅易懂,易于阅读,但其中丰富而难以捉摸的文化意味却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这也是阿城小说至今仍存在多种解读可能性的原因。本书还特意选入了阿城另外几个精彩短篇(阿城将它们纳入一个颇大的写作系列——《遍地风流》),如果说“三王”体现了阿城对于某种令人崇敬的精神的坚守,这几个短篇则更体现他对于世俗生活的关注,但散淡的风格一以贯之。对待阿城作品最好的方式,唯有坐在窗前微风里,细细品读它。

梁康伟

目 录

导读	1
棋王	1
树王	41
孩子王	79
峡谷	117
溜索	120
洗澡	124
雪山	128
湖底	130

棋 王

—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虽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蠢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都探出身去说笑哭泣。另一面的窗子朝南，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冷清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两边儿行李架上塞满了东西。我走着找我的座位号，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笼

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

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是斜对面儿，于是就坐下了，也把手笼在袖里。那个学生瞄了我一下，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问：“下棋吗？”倒吓了我一跳，急忙摆手说：“不会！”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这么细长的手指头，就是个捏棋子儿的，你肯定会。来一盘吧，我带着家伙呢。”说着就抬身从窗钩上取下书包，往里掏着。我说：“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你没人送吗？”他已把棋盘拿出来，放在茶几上。塑料棋盘却搁不下，他想了想，就横摆了，说：“不碍事，一样下。来来来，你先走。”我笑起来，说：“你没人送吗？这么乱，下什么棋？”他一边码好最后一个棋子，一边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来，你先走。”我奇怪了，可还是拈起炮，往当头上一移。我的棋还没移到，他的马却“啪”地一声跳好，比我还快。我就故意将炮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下巴，说：“你还说不会？这炮二平六的开局，我在郑州遇见一个名手，就是这么走，险些输给他。炮二平五当头炮，是老开局，可有气势，而且是最稳的。嗯？你走。”我倒不知怎么走了，手在棋盘上游移着。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整个棋盘，又把手袖笼起来。

就在这时，车厢乱了起来。好多人拥进来，隔着玻璃往外招手。我就站起身，也隔着玻璃往北看月台上。站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都在叫，乱成一片。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地一下，哭声四起。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回头一看，他一手护着棋盘，说：“没你这么下棋的，走哇！”我实在没心思下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地说：“我不下了。这是什么时候！”他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像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

车开了一会儿，车厢开始平静下来。有水送过来，大家就掏

出缸子要水。我旁边的人打了水，说：“谁的棋？收了放缸子。”他很可怜的样子，问：“下棋吗？”要放缸子的人说：“反正没意思，来一盘吧。”他就很高兴，连忙码好棋子。对手说：“这横着算怎么回事儿？没法儿看。”他搓着手说：“凑合了，平常看棋的时候，棋盘不等于是横着的？你先走。”对手很老练地拿起棋子儿，嘴里叫着：“当头炮。”他跟着跳上马。对手马上把他的卒吃了，他也立刻用马吃了对方的炮。我看这种简单的开局没有大意思，又实在对象棋不感兴趣，就转头了。

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像在找什么人，一眼望到我，就说：“来来来，四缺一，就差你了。”我知道他们是在打牌，就摇摇头。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正待伸手拉我，忽然大叫：“棋呆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妹妹刚才把你找苦了，我说没见啊。没想到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气儿都不吭一声儿。你瞧你瞧，又下上了。”

棋呆子红了脸，没好气儿地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下棋？走，该你走了。”就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我这时听出点音儿来，就问同学：“他就是王一生？”同学睁了眼，说：“你不认识他？唉呀，你白活了。你不知道棋呆子？”我说：“我知道棋呆子就是王一生，可不知道王一生就是他。”说着，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王一生勉强笑一笑，只看着棋盘。

王一生简直大名鼎鼎。我们学校与旁边几个中学常常有学生之间的象棋厮杀，后来拼出几个高手。几个高手之间常摆擂台，渐渐地，几乎每次冠军就都是王一生了。我因为不喜欢象棋，也就不去关心什么象棋冠军，但王一生的大名，却常被班上几个棋篓子供在嘴上，我也就对其事迹略闻一二，知道王一生外号棋呆子，棋下得很神不用说，而且在他们学校那一年级里数理成绩总是前数名。我想棋下得好而有个数学脑子，这很合情理，

可我不信人们说的那些王一生的呆事，觉得不过是大家寻逸闻鄙事以快言论罢了。后来运动起来，忽然有一天大家传说棋呆子在串连时犯了事儿，被人押回学校了。我对棋呆子能出去串连表示怀疑，因为以前大家对他的描述说明他不可能解决串连时的吃喝问题。可大家说呆子确实去串连了，因为老下棋，被人瞄中，就同他各处走，常常送他一点儿钱，他也不问，只是收下。后来才知道，每到一处，呆子必然挤地头看下棋。看上一盘，必然把输家挤开，与赢家杀一盘。初时大家看他其貌不扬，不与他下。他执意要杀，于是就杀。几步下来，对方出了小汗，嘴却不软。呆子也不说话，只是出手极快，像是连想都不想。待到对方终于闭了嘴，连一圈儿观棋的人也要慢慢思索棋路而不再支招儿的时候，与呆子同行的人就开始摸包儿。大家正看得紧张，哪里想到钱包已经易主！待三盘下来，众人都摸头。这时呆子倒成了棋主，连问可有谁还要杀？有那不服的，就坐下来杀，最后仍是无一盘得利。后来常常是众人齐做一方，七嘴八舌与呆子对手。呆子也不忙，反倒促众人快走，因为师傅多了，常为一步棋如何走自家争吵起来。就这样，在一处呆子可以连杀上一天，后来有那观棋的人发觉钱包丢了，闹嚷起来。慢慢有几个有心计的人暗中观察，看见有人掏包，也不响，之后见那人晚上来邀呆子走，就发一声喊，将扒手与呆子一齐绑了，由造反队审。呆子糊糊涂涂，只说别人常给他钱，大约是可怜他，也不知钱如何来，自己只是喜欢下棋。审主看他呆相，就命人押了回来，一时各校传为逸事。后来听说呆子认为外省马路棋手高手不多，不能长进，就托人找城里名手邀战。有个同学就带他去见自己的父亲，据说是国内名手。名手见了呆子，也不多说，只摆一副据传是宋时留下的残局，要呆子走。呆子看了半晌，一五一十道来，替古人赢了。名手很惊奇，要收呆子为徒。不料呆子却

问：“这残局你可走通了？”名手没反应过来，就说：“还未通。”呆子说：“那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徒弟？”名手只好请呆子开路，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这个同学桀骜不驯，棋品连着人品，照这样下去，棋品必劣。”又举了一些最新指示，说若能好好学习，棋锋必健。后来呆子认识了一个捡烂纸的老头儿，被老头儿连杀三天而仅赢一盘。呆子就执意要替老头儿去撕大字报，不要老头儿劳动。不料有一天撕了某造反团刚贴的“檄文”，被人拿获，又被这造反团栽诬于对立派，说对方“施阴谋，弄诡计”，必讨之，而且是可忍孰不可忍！对立派又阴使人偷出呆子，用了呆子的名义，对先前的造反团反戈一击。一时呆子的大名“王一生”贴得满街都是，许多外省来取经的革命战士许久才明白王一生原来是个棋呆子，就有人请了去外省会一些江湖名手。交手之后，各有胜负，不过呆子的棋据说是越下越精了。只可惜全国忙于革命，否则呆子不知会有什么造就。

这时，我旁边的人也明白对手是王一生，连说不下去了。王一生便很沮丧。我说：“你妹妹来送你，你也不知道和家里人说话儿，倒拉着我下棋！”王一生看着我说：“你哪儿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儿！你们这些人好日子过惯了，世上不明白的事儿多着呢！你家父母大约是舍不得你走了？”我怔了怔，看着手说：“哪儿来父母，都死球了。”我的同学就添油加醋地叙了我一番，我有些不耐烦，说：“我家死人，你倒有了故事了。”王一生想了想，对我说：“那你这两年靠什么活着？”我说：“混一天算一天。”王一生就看定了我问：“怎么混？”我不答。待了一会儿，王一生叹一声，说：“混可不易。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不管怎么说，你父母在时，你家日子还好过。”我不服气，说：“你父母在，当然要说风凉话。”我的同学见话不投机，就岔开说：“呆子，这里没有你的对手，走，和我们打牌去吧。”呆子笑一笑，说：“牌

算什么，瞌睡着也能赢你们。”我旁边儿的人说：“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饭？”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说完就去看窗外。

一路下去，慢慢我发觉我和王一生之间，既开始有互相的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又有各自的疑问。他总是问我与他认识之前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是父母死后的两年是怎么混的。我大略地告诉了他，可他又特别在一些细节上详细地打听，主要是关于吃。例如讲到有一次我一天没有吃到东西，他就问：“一点儿也没吃到吗？”我说：“一点儿也没有。”他又问：“那你后来吃到东西是在什么时候？”我说：“后来碰到一个同学，他要用书包装很多东西，就把书包翻倒过来腾干净，里面有一个干馒头，掉在桌上就碎了。我一边儿和他说话，一边儿就把这些碎馒头吃下去。不过，说老实话，干烧饼比干馒头解饱得多，而且顶时候儿。”他同意我关于干烧饼的见解，可马上又问：“我是说，你吃到这个干馒头的时候是几点？过了当天夜里十二点吗？”我说：“噢，不。是晚上十点吧。”他又问：“那第二天你吃了什么？”讲老实话，我不太愿意复述这些事情，尤其是细节。我说：“当天晚上我睡在那个同学家。第二天早上，同学买了两个油饼，我吃了一个。上午我随他去跑一些事，中午他请我在街上吃。晚上嘛，不好意思再在他那儿吃，可另一个同学来了，知道我没着什么着落，硬拉了我去他家，当然吃得还可以。怎么样？还有什么不清楚？”他笑了，说：“你才不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一天没吃东西’，你十二点以前吃了一个馒头，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更何况第二天你的伙食水平不低，平均下来，你两天的热量还是可以的。”我说：“你恐怕还是有些呆！要知道，人吃饭，不但是肚子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需要。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人就

特别想到吃,而且,饿得快。”他说:“你家道尚好的时候,有这种精神压力吗?有,也只不过是想要好上再好,那是馋。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我承认他说得有些道理,禁不住问他:“你总在说你们、你们,可你算什么人?”他迅速看着其他地方,只是不看我,说:“我当然不同了。我主要是对吃要求得比较实在。唉,不说这些了,你真的不喜欢下棋?何以解忧?唯有象棋。”我瞧着他说:“你有什么忧?”他仍然不看我,“没有什么忧,没有。‘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作料儿。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

我看他对吃很感兴趣,就注意他吃的时候。列车上给我们这几节知青车厢送饭时,他若心思不在下棋上,就稍稍有些不安。听见前面大家拿吃的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嘴巴紧紧收着,倒好像有些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始吃,吃得很快,喉结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舔了,拿水把饭盒充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抵岸的神色小口小口地呷。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干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道这种干饭粒儿很容易嵌到槽牙里,巴在那儿,舌头是赶它不出的。果然,待了一会儿,他就伸手到嘴里去抠。终于嚼完和着一大股口水,“咕”地一声儿咽下去,喉结慢慢移下来,眼睛里有了泪花。他对吃是虔诚的,而且很精细。有时你会可怜那些饭被他吃得一个渣儿都不剩,真有点儿惨无人道。我在火车上一直

看他下棋,发现他同样是精细的,但就有气度得多。他常常在我们还根本看不出已是败局时就开始重码棋子,说:“再来一盘吧。”有的人不服输,非要下完,总觉得被他那样暗示死刑存些侥幸,他也奉陪,用四五步棋逼死对方,说:“非要听‘将’,有瘾?”

我每看到他吃饭,就回想起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终于在一次饭后他小口呷汤时讲了这个故事,我因为有过饥饿的经验,所以特别渲染了故事中的饥饿感觉。他不再喝汤,只是把饭盒端在嘴边儿,一动不动地听我讲。我讲完了,他呆了许久,凝视着饭盒里的水,轻轻吸了一口,才很严肃地看着我说:“这个人是对的。他当然要把饼干藏在褥子底下。照你讲,他是对失去食物发生精神上的恐惧,是精神病?不,他有道理,太有道理了。写书的人怎么可以这么理解这个人呢?杰……杰什么?嗯,杰克·伦敦,这个小子他妈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我马上指出杰克·伦敦是一个如何如何的人。他说:“是呀,不管怎么样,像你说的,杰克·伦敦后来出了名,肯定不愁吃的,他当然会叼着根烟,写些嘲笑饥饿的故事。”我说:“杰克·伦敦丝毫也没有嘲笑饥饿,他是……”他不耐烦地打断我说:“怎么不是嘲笑?把一个特别清楚饥饿是怎么回事的人写成发了神经,我不喜欢。”我只好苦笑,不再说什么。可是一没人和他下棋了,他就又问我:“嗯?再讲个吃的故事?其实杰克·伦敦那个故事挺好。”我有些不高兴地说:“那根本不是个吃的故事,那是一个讲生命的故事。你不愧为棋呆子。”大约是我脸上有种表情,他于是不知怎么办才好。我心里有一种东西升上来,我还是喜欢他的,就说:“好吧,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听过吗?”他摇摇头。我就又好好儿描述一下邦斯这个老饕。不料他听完,马上就说:“这个故事不好,这是一个馋的故事,不是吃的故事。”